

待在這個工作環境也有一段時間了，休假時間，奈利亞總喜歡在街上逛逛，不一定是市區，偶爾的她會前往不怎麼繁華，被普遍人們視為有點危險的貧民區去逛逛。

說起來是懷念的，在奈利亞小時候，至少組織還沒有經營到一定程度的規模的時候，大人小孩都是待在破的會透風的房屋中開會，很偶爾她會看見老大對著總是補不全的牆壁嘆氣，跟現在組織內部環境變好，但人與人之間漸行漸遠的感覺相比，奈利亞其實還蠻喜歡那段時光的。

奈利亞逛過一個又一個的街道，最終在一個賣報紙的小孩面前停了下來。

「一份多少錢？」她問道，然後看見對方瑟縮的表情後，意識到自己今天其實並沒有換下鎮壓局的制服，她沒有強迫對方說些什麼，只在女孩手中放下了五塊錢。「夠嗎？」

對方木訥的點了點頭，小心翼翼的把手中的報紙遞給奈利亞。

接下報紙的奈利亞還沒來得及打開來看，就聽見兩條街外似乎起了一些騷動。

穿梭在狹窄複雜的巷弄中，那人像是篤定後方追捕者會不熟路況迷路，畢竟負責這區的鎮壓局他早已記起，因而更放肆地任意亂竄，沒有率先思考逃跑路線反而為了挑釁粉髮少年所以肆無忌憚地嘲諷。

粉髮少年——尼爾斯，今日只不過如往常到別區巡視，即便是不屬於自己管轄範圍的區域他也將道路背得滾瓜爛熟，畢竟擁有鎮壓局身份要得到區域的平面圖不是難事，這些恐怕是對方沒有想到的。看著毫無章法的逃跑路線，尼爾斯憑著這點斷定，因為眼前的反抗者早已錯過兩條可以輕易逃跑的路線。

赫然停下腳步，尼爾斯改往捷徑奔去，從追捕開始到現在的觀察那位反抗者體力已消耗許多速度減緩不少，半引導式地將對方的路線誘導只剩下那一條——

「啊！」

一聲來不及反應的驚呼在空間裡迴盪。

在反抗者還在得意身後人不見落入蜿蜒的迷宮裡，他一個轉頭定睛，就發現尼爾斯帶著得意的微笑站在眼前，而在四目相交下他無法動彈。

「該死！」受尼爾斯異能控制，反抗者只能被迫雙膝跪地等待被銬上手銬。

沒打算和對方多說什麼，畢竟在完成逮捕之前有太多變因不可以輕易鬆懈，抱著這樣的想法尼爾斯朝著反抗者走去。

奈利亞彎下身對賣報的女孩說了些什麼之後，並沒有直接往騷動處前進，她轉身爬上了附近的居民樓，在本來視力就不錯狀況下，奈利亞看見了正在追逐中的兩個人。

前面逃竄的那人，奈利亞對他多少有些印象，貧民區裡面會這樣大搖大擺的出現的反抗者其實不多，不過印象中那人逃得快之外，犯的罪也頂多小打小鬧的程度，六區的鎮壓局裡，基本沒有人會吃飽太閒去抓這樣的角色。

那就表示後面的這個，絕對不是六區的同事了。

看著顯眼的粉色頭髮離自己越來越近，她沿著建在一起的屋頂走到了追逐戰的必經之路上。

隨後，她看見自己等待的人出現在街角的陰影處。

那是個穿著斗篷的男孩子，跟之前看見的賣報女孩年紀看起來是差不了多少。

對方似乎對穿著制服的她有些忌憚，奈利亞扯了扯嘴角，朝對方打了個鴿子的手勢，他才放心的往前走了兩步，並在頭上比了三角形做回應。

兩人沒有過多的交流，奈利亞指了指在追逐中的粉髮青年，另一隻手在眼前揮了揮，示意讓他看著辦，隨後便將自己的零錢包拋給對方。

對方沒有困惑也沒有猶豫，拿到錢包的瞬間拔腿就跑，逃竄的速度肉眼看著，竟不比成年人還慢。

而奈利亞也配合著跳下樓，追著他狂奔。「啊！我的錢包！！」

「不要跑，快給我停下來！！」她對著眼前的男孩尖叫，心中默數著.....

三、二、一！

戰場交會的瞬間，戴著斗篷的男孩對著自己和粉髮男性的方向撒了一把地上撿來的沙子。

不知是否該歸類在預料之內的事，別處傳來的追逐聲過於突然又或者只是巧合，感到不對勁的尼爾斯把握時間，一把抓起受限制的反抗者準備銬上，卻仍舊躲不開那把沙塵帶來的蝴蝶效應。

細碎的沙伴隨著石子和風朝著尼爾斯的眼裡攻來，剎那間視線受到阻礙導致異能短暫失效，他狼狽地勉強自己睜開眼，不想因此放過這早已被通緝多年的反抗者，然而睜眼瞬間還來不及壓制就被對方銳利的小刀襲擊，反應不及的尼爾斯只能以右手作為防禦以防眼睛被刺瞎。

這幾乎是一瞬間的事。

不顧手上插著一把小刀，尼爾斯往前就是想拉住對方卻還是撲空，眼裡的沙攪和了視線迫使淚液產生就為降低不適。

微眯著眼，考量目前狀況再追無法達到更好的效率，他選擇先以通訊器聯絡第六區認識的同仁，清楚的報位、告知狀況以及反抗者身份，爾後才想起身後似乎還站著一個人。

「你的錢包，剛才我已經通知其他同仁.....已經通知鎮壓局，不確定他和剛才逃跑的那個人是不是同夥。」尼爾斯拿起口袋的手巾清理臉上的沙、擦去流個不停的眼淚，沒發現自己對話的人穿著鎮壓局的制服，「我們會幫你把錢包找回來。」

「咳、咳咳！」奈利亞沒有避開剛才的攻擊，她被沙塵嗆得滿眼淚花，聽到尼爾斯的話，便舉著手機朝他揮了揮。「謝謝、咳，不過我自己、咳，聯絡了。」

稍微緩了下來之後，奈利亞撫了撫胸口，才看清眼前粉髮男子的模樣，和局裡那些老頑固相較之下，對方的眼神裡似乎還有一些未被撫平的熱忱，看著比想像中的還要年輕一些，奈利亞眨了眨眼睛，隨後注意到他剛剛混亂中被刺傷的手臂。

「你的手臂……。」怵目驚心的傷口上還插著那把短刀，不清楚深度的狀況下，奈利亞沒敢貿然把它拔下，她迅速的把對方的手臂抬高，然後拉著對方坐了下來。「雖然這個情況下自我介紹好像有點多餘了，不過我是第六分局的法醫，姑且兼任醫生。」

已經聯絡了？拿下手巾，內心的困惑在看見對方穿著後消失。

「這沒——」什麼。話還來不及說完，那人就快速地把自己拉到一旁安置，從隨身物品看來這人和醫療工作脫不了關係，很快地、答案也從對方口中說出。

第六分局的法醫……偏著頭，尼爾斯看向有些眼熟的女人，回憶起自己曾經在鎮壓局名冊看過這個人。

「雖然跟死人打交道比較多，但這種刀傷之下醫死人倒是沒有過。」奈利亞熟練地從包包裡拿出酒精噴了自己的雙手，隨後用小醫療包裡的紗布，沾著酒精擦了擦對方的傷口周遭。「所以放心吧，不會害你的。」

「我知道。」尼爾斯沒有掙扎或是拒絕，安靜地看著法醫替自己消毒，「我是中央區的，尼爾斯。」簡單的介紹自己，說起來他好像沒記過自己所屬隊伍是哪個分隊，人員總是流動自己似乎一直被調來調去的？大概。

「我記得這邊治安在上次報告裡面是有改善的。」朝著逃犯跑走的方向，尼爾斯皺著眉看起來不太開心，「看來要反應多加巡邏，以免居民受影響。」

「你呢。」視線回到法醫身上，看起來是沒有其他受傷但還是詢問，「那傢伙有攻擊你嗎？」

聞言，奈利亞搖了搖頭。

「那小鬼趁我掏錢買報紙的時候摸了錢包走，倒是沒看到手上有武器。」她一邊俐落的用紗布用力纏緊尼爾斯的手臂，一邊小心地把刀給抽出來。「我只能做緊急處理，你還是跟我回醫院一趟吧？」

「好。」點頭，尼爾斯一同站起身。

感覺到手臂上的緊繃帶著溼潤，要是去醫院縫合，消息被傳回家那就麻煩了，好險今天自己遇上的是有醫療背景的同仁，真不知道是否該說幸運。

奈利亞收拾好身邊的東西，又再次上上下下的打量過尼爾斯，確定沒有其他外傷之後，才站起身。

「不過中央區？怎麼會往這裡來？」

「沒什麼，只是今天休假剛好來這裡找朋友，結果碰上逃犯才開始追捕。」沒有將自己習慣四處巡邏的事情說出，「對了，我想問—— 嗯？」

正想說什麼通訊器傳來震動，打斷了尼爾斯的話。

「……看起來追捕的狀況不是很順利。」文字訊息上的斷續感覺是匆忙留下，但沒有請自己去協助那就不必太擔心，「對了，方便問你名字嗎？」

「奈利亞。」她對尼爾斯笑了笑。「我的名字是奈利亞。」

「你是新人對吧？」奈利亞瞥了一眼訊息，似乎沒有像尼爾斯一樣收到什麼相關的情報。「雖然我跟中央區的同事不熟，不過這裡犯罪率起伏不定已經很久了，來來回回有好幾個同事都想插手，但後來都不了了之。」

「什麼意思？」頓了下，很明顯因為奈利亞的回應而皺眉，「這件事情沒有直接回報總部嗎？」至少自己收到的報告犯罪率是有趨緩的，若如對方所言，不就有可能接手的人不願處理，製作假報告？況且想插手是什麼意思，沒有照著回報流程走嗎？

腐敗的臭味讓人難耐，尼爾斯沒有藏起不悅，噴了聲。

「我是新人沒錯，入職兩年。」嘆氣，將話題帶回對方的問句，「今天的狀況我會再和第六區相關人員釐清，整理起來回報總部。」

「那你得叫我前輩了，我早你一些時候進來的。」奈利亞打趣道，並沒有繼續回應關於犯罪率的話題，只是輕輕點了自己的手機螢幕。「對了，尼爾斯，你怎麼過來這裡的？」

往大馬路離開之後，奈利亞立刻想起自己今天似乎是搭了公共運輸，慢慢逛過來的，不過眼下這種狀況也不太適合運送尼爾斯。

語畢，沈默地跟在奈利亞身旁，直到對方拋出話才開口。

「有司機接送……但現在不適合叫他過來。」下意識想直接拿通訊器聯絡自家司機，但想想受傷的事情不就不攻自破了嗎！

「醫院離這邊大概多遠呢？」沒有叫過車的尼爾斯沒想到有這種移動方式，腦中剩下的方法只有步行。

「開車直達的話，少說也要**20分鐘**？」

「如果你沒有開車來的話，還是叫車吧？」她輕巧的操作了幾個介面之後，走到了路邊，隨即一台車駛了過來。

她替尼爾斯開了後座的門，示意對方可以上車。「坐車會快一些。」

縱使在便利之下生活機能提升，也無法阻止犯罪嗎？看著奈利亞簡單的操作後，那台成為兩人代步工具的汽車沒有給他們等待時間。

身處在富裕家庭的尼爾斯很難以他人視角看待如何生活，只是一昧的不理解盲目地追求自己的夢想。

「謝謝。」看起來很習慣別人替自己開車門，在坐上車後尼爾斯才意識到對方不是自家司機，轉頭向奈利亞道謝。

身體陷入皮椅，舒適度比不上自家熟悉的轎車讓尼爾斯不太適應，但沒做太大的反應。

「今天你有值班嗎？」看對方身著鎮壓局的制服，但人離工作地方醫院有些距離，思考或許對方是剛下班結果遇到強劫犯。

「嚴格來說是昨晚值的班。」奈利亞笑了笑，唇角有點無奈的意味。「我的上班時間不太固定，畢竟沒什麼人會提前知道自己何時過世。」

「也是。」

雖然一般幹員擁有正常的假日，但倘若遇到特殊事件加班也是難免的，只不過聽奈利亞所說的，或許法醫的時間更難安排給自己，想想也是一份辛苦的工作。

「對了。」她拿出手機，打開通訊介面。「紀念這次特別的相遇，如果你下次來玩，又遇到這種事情，可以直接連絡我。」

「嗯，如果到中央區有什麼需要協助的也可以直接聯絡我。」拿出公事用的手機，尼爾斯說著。

「或是你想直接找我吃個午餐、喝杯咖啡，我也很樂意。」她對尼爾斯眨眨眼。「我很喜歡有趣的事情。」

「有趣嗎？」嘴角上揚看起來無奈，他搖了搖頭，「這在我身上恐怕找不到。」

「這方面你可能太小看自己了一些。」奈利亞笑道，掃過對方的手機後，看著對方的姓氏頓了一下，才又抬頭看向對方。「下次有空我帶你去找點樂子吧？你應該會喜歡的。」

挑眉，尼爾斯沒發現奈利亞細微的異狀又或者從對方口中傳出的話更引他注意。

一位陌生女性要帶自己去找樂子聽起來像是一趟有去無回的邀約，要不是眼前人同樣是鎮壓局的同仁，想必尼爾斯已經請司機停車，選擇離開。

喔、但也有可能會赴約，要是能收穫些什麼也不是壞事。

隨著汽車駛過一個又一個的街角，繁華的都市景色再次出現在兩人眼前。

待『第六區市立醫院』的指示牌、和刺目的急診字樣經過之後，司機把車停在醫療樓的後面，奈利亞付款後下了車，站在樓與樓之間的天橋下等著尼爾斯。

到達目的地，跟著奈利亞一同下車，一連串的動作拉扯到傷處讓尼爾斯不禁皺緊眉頭，也因此慢了對方幾步。

「久等了。」

算是有一陣子沒受這種刀傷，看來自己反應能力要多加訓練才行。撇了一眼正在泛紅的紗布，尼爾斯心想。

「奈利亞學姊！」看著尼爾斯下車的動作艱辛，奈利亞本想上前去扶一把，小學妹嬌俏的聲音就先傳到了。

對方一臉賊西西的湊到奈利亞身邊，耳語道：「又在哪裡釣到的帥哥，為什麼妳可以有這種艷福，快教我怎麼做！！」

奈利亞習慣性的把她的腦袋推開，指著尼爾斯的傷口。

「如果妳照顧傷患的心情有妳性衝動的一半，估計現在也滿街帥哥追著妳跑了。」

奈利亞的聲音說大不大，應該剛好可以被尼爾斯聽得清楚的程度，小學妹的表情頓時皺成一團。

她也沒有再理會對方，抬頭對尼爾斯介紹道：「這位是我學妹，別看她這樣，她是外科的優秀人才。」

「剛剛傷口雖然有緊急處理，但還是要讓專業人士看過，我只是偶爾支援，不算專業，接下來你可以直接跟她去診療室會比較快一些。」

即便心思有一半在傷口的疼痛，尼爾斯還是聽見了兩人的對談，感覺起來有一定程度的熟識，或許是對方的同仁吧？

「好。」既然奈利亞都這麼說了，對於突然出現的人尼爾斯沒有產生疑慮，朝著對方點頭示意，「就麻煩你了。」

目送對方領著尼爾斯往外科前進後，奈利亞轉過頭朝著相反方向的大樓走去，口袋中的手機滴滴的響了兩聲，浮動的文字似乎預示著下一次事件的發生。

奈利亞拿出手機看了一眼，心情感覺好上許多，她踏著歡快地步伐，走進了大樓中，轉眼，便消失在閃爍著綠光的陰暗入口。

穆勒.....

或許，這次的相遇並不是偶然。